

衛輝府志

衛輝府志卷四十九

傳一

梁江淹自序傳

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幼傳家業六歲能屬詩十三而孤
邈過庭之訓長遂博覽群書不事章句之學頗留情於文
章所誦詠者蓋二十萬言而愛竒尚異深沉有遠識嘗慕
司馬長卿梁伯鸞之徒然未能悉行也所與神遊者唯陳
留袁叔明而已弱冠以五經授宋始安王劉子真略傳大
義爲南徐州王新安從事奉朝請始安之薨也建平王劉
景素聞風而悅待以布衣之禮然少年嘗倜儻不俗或爲

衛輝府志

卷四十九

傳一

一

世士所嫉遂誣淹以受金者將及抵罪乃上書見意而免
焉尋舉南徐州桂陽王秀才對策上第轉巴陵王右常侍
右軍建平王主簿賓待累年雅以文章見遇而宋末多阻
宗室有優生之難王初欲羽檄徵天下兵以求一旦之幸
淹嘗從容曉諫言人事之成敗每日殿下不求宗室之安
如信左右之計則復見麋鹿霜棲露宿于姑蘓之臺矣終
不以納而更疑焉及王移鎮朱方也又爲鎮軍叅事領東
海郡丞于是王與不逞之徒日夜構議淹知禍機之將發
又賦詩十五首畧明性命之理因以爲諷主遂不悟乃憑
怒而黜之爲建安吳興令地在東南嶠外閩越之舊境也

爰有碧水丹山珍木靈草皆淹平生所至愛不覺行路之遠矣山中無事與道書爲偶乃悠然獨往或日夕忘歸放浪之際頗著文章自娛在邑三載朱方竟敗焉復還京師值世道已昏守志閒居不交當軸之士俄皇帝始有大功于四海聞而訪詔之爲尙書駕部郎驃騎竟陵公叅軍事當沈攸之起兵西楚也人懷危懼高帝嘗 而問之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如何淹對曰昔項強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號令諸侯竟受一劍之辱紹跨躡四州終爲奔北之虜此所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焉帝曰聞此言者多矣其試爲我言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畧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

衛輝府志

卷四十九

傳一

二

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攸之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縉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故豺狼十萬而終爲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矣是時軍書表記皆爲草具逮東霸城府猶掌筆翰相府始置仍爲記室叅軍事及讓齊王九錫備物凡諸文表皆淹爲之受禪之後又爲驃騎豫章王記室叅軍鎮東武令叅掌詔册並典國史旣非雅好辭不獲命尋遷正員散騎侍郎中書侍郎淹嘗云人生當適性爲樂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後之名哉故自少及長未嘗著書惟集十卷謂如此

足矣重以學不爲人交不苟合又深信天竺緣果之文偏好老氏清淨之術仕所望不過諸卿二千石有耕織伏臘之資則隱矣嘗願幽居築宇絕棄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綠水左倚郊甸右帶瀛澤青春爰謝則接武平臯素秋澄景則獨酌虛室侍妾三四趙女數人不則逍遙數紀彈琴咏詩朝露幾間忽忘老之將至淹之所學盡此而已矣

明李夢陽太僕邊公有猷傳

子之靖附

邊公諱有猷字克壯號南亭本邑人成萬歷甲戌進士初授長垣令垣去封不三舍公嚴禁門者毋得內鄉人刺仁民重士力挽靡習導之節儉邑用大治入次當徵以不阿

衛輝府志

卷四十九

傳一

三

時宰當事奪其薦僅量移晉陵郡丞時論殊惋之爲公立祠肖像祀焉公怡然曰莫非王臣何地不可以自効時孟河鹽徒出沒海上日殺官兵二千石不能制公不動聲色設方畧擒之尋授戶曹郎轄鈔滸墅關廉平惠商繼守蘓州緣艱去後補西安守西安天府也合屬所上賦金以鉅萬計例有耗羨充公費公惟手自登記悉佐公帑絲毫無所與前此未有也會劉哮叛塘報洶洶或勸公家眷宜亟回公曰吾家人動城中人俱動矣乃披甲胄厲氣巡城有平原睢陽之風夫人劉氏公嗣卽後司馬公之靖立宅內井傍亦慷慨誓以死後賊擒城保以制去復補常州守課

爲三吳第一舉卓異尋進山東按察司副使飭兵霸州公按行諸要害扼險設伏賊或驟馬禦人者多設伏擒之境內乃安未幾以叅政飭密雲兵備威望振徼外尋進廉訪使連進方伯晉秩太僕寺卿備兵密雲如故或謂公地望重稍委折督撫可唾手取公笑曰盛年矢栢舟之節晚年效桑中之期吾不能也遂具疏乞休疏三上而始允歸則鍵戶却掃日以課督諸孫爲樂敦倫訓俗卧林下十餘年無一字爲人居間得過鄉黨朋友公以媵節完名壽開大耋屢與鄉飲前部使者御史中丞薦剡謂羽翼世道冠冕人倫信哉前邑志屬公手撰其文詞典雅尤爲諸作者

衛輝府志

卷四十九

傳一

四

所莫及云年八十六歲卒入鄉 奉祀子之靖字國柱號成南登萬歷丙辰進土方放榜僕人持家信至聞公父罔卿病劇公卽出都就道兼程抵家罔卿曰汝捷南宮來矣喜溢於色病稍愈促公曰我病事小汝殿對事大急去勿逗遛公曰功名身外物親體尙未大愈兒遠離安忍至已未始殿對初授太湖令湖人有神君十政頌時湖賊狂逞人心騷動公力爲剪除餘孽解散當事者首錄公賢調繁興化環邑多水力農者寡公諭以魚樵利令民貿鬻爲資時海寇出沒無常屢爲民害前令莫敢詰公設法擒之悉就膏斧邑人深德之公家學甚富尤樂於興士講學其評

文甲乙不爽興士靡不心折有課士錄行於世後獲雋
率公素所甄拔人咸服其鑒徵入武闈行至鳳陽道中聞
冏卿訃信公哀痛亟旋命家人往取百口其歸裝僅圖書
數篋而已外此一無所有與人聞之無不流涕曰我侯清
苦一至此乎全爲公肖像立祠抵里營葬畢廬墓三載每
晨夕不離服闋補河津令其惠津者猶湖與興也懋績益
著擢兵部武庫司主事尋督餉山左暨本省稱旨晉級其
提督武學也人稱爲飛熊夫子會都城有變公分守平子
門環甲露處忠勇彌奮適上巡城至公所曰凡有事於城
守者不當如邊主事乎遂書名於御座時議遷公爲本部

衛輝府志

卷四十九

傳一

五

員外郎緣彼時當事者投刺事覺累及公然彼時所投刺
者不獨公也衆皆易刺期瓦全復勸公曰應上訊亦當如
是刺公毅然不從曰如是則欺君也吾寧甘譴謫安肯蹈
欺君之罪果被斥歸里杜門謝客著述群書訓迪子弟輩
暨諸孫修行動學皆列膠庠有蜚聲公雖世裔而家素寒
儉布袍蔬食饒有餘樂服履率敦樸卽時尚屢易不渝常
度有古君子風巡方者灼知公賢屢騰薦起用公堅意以
衰老辭年七十八卒里人咸思慕之祀興化名宦今議入

本邑鄉賢祠

明李夢陽尙書黃公紱傳

尙書黃公者封邱人也名紱字用章其先洛人高祖克始徙封邱克讓生思豫思豫生秀秀生中中生黃公初明兵起思豫掌太常寺以罪編氓沅州已又軍平越衛於是平越沅州封邱洛皆有黃氏乃後秀商金陵死中收其貲商重慶娶於張生公重慶於是重慶亦有黃公生之後夜夢老人抱嬰兒曰送蹇尙書爲汝子長依舅氏張宗琦宗琦爲麻城學職從如麻城歸如平越補衛學生正統丁卯以春秋中雲南鄉試第五明年登進士第除行人陞南京刑部員外郎郎中出爲四川叅議叅政進右布政使轉湖廣左布政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進南京戶部尙書

衛輝府志

卷四十九

傳一

六

改左都御史尙書仍舊黃公廉峻直執遇事飈發正色山立即重忤時貴弗恤智巧所避公毅然肩之人率竊笑其呆然亦以是獲名郎中時人業以硬黃目之矣部堂嘗缺官公署堂印諸寮事之卽猶堂官也亦才識超之之故譚千戶者大猾也善權顯貴人常奪民蘆場顯貴人無敢爲民直者公直之竟歸之民爲叅議督松茂諸倉兼備其兵釐革宿弊擒豪惡數百人舉劾將官各當邊賴以寧叅政如崇慶旋風擁輿不得行公曰汝冤氣邪姑散予圖之至州齋沐禱夢翌日清其囚無驗乃禱諸城 夜果夢若神言州西寺者寺去州四十里邊路而巢山公旦起率州

自生工言論務彌縫斯文一變然黃公爲左都則鑑甄御
史量能委之火其差簿於 曰事貴得人耳省勞久近豈
立官者意哉當是時言官能毀之黜之否耶斯爲政在人
邪抑時不同邪公 奏草 泯其嘉羨視汲汲流今而信
後者又何如邪江 食鹽錢鈔民苦包攬陪勒呻吟公爲
尙書力條其折徵銀狀以聞至今行之便此其事比之汲
汲流今信後者得與失不較然白哉公年二十六舉進士
始室孫郎中鏞女也生子楫霖彬封宜人贈夫人繼室魯
衛鎮撫宣姊也生子紀桓封夫人蓋終其身無妾婢云彬
工部司務桓光祿寺署正公卒之日皇帝驚悼遣祭勅有

衛輝府志

卷四十九

傳一

九

司營葬墓在長葛縣馬陵岡

明趙 李公曰敬實政傳

李藎軒先生諱曰敬字伯忠家世平邱人少治舉子業卽
好倜儻畫策屢試輒冠軍餽廿人中緣數竒遂以明經起
家授魯山訓導先生雖官寒糴乎凡事關民社者輒侃侃
言無忌諱會郡王有吉禮直指例爲文以賀命先生具草
進先生下筆數百千言倚馬可待先生以古東湖教士法
約束諸弟子諸弟子率蒸蒸向化有鄒魯風二千石器重
之試以民社令署 缺 邑篆先生游亦有餘尋以直指薦遷
平令阜平隸中山割五臺麓而治焉先是先生未下車

礦璫挾官家勢橫甚魚肉小民掌大赫蹄下邑令所令奉
行逾尺一詔無賴子竄籍祇候中爲璫耳目諸朱符鐵經
交于道當之者輒闔門宵遁去無賴子群起索閭井賄賂
不至則曰某家某地當礦基荷鍤畚者千萬羅戶外卽層
樓畫閣頃刻爲九淵矣先生入境問父老所疾苦父老一
一言狀先生曰此令事也無愁苦父老爲受事後卽盡逮
不逞子弟竄籍祇候者嚴治之閉犴牢中極詆中官違制
害民具疏草慟哭上之大中丞大中丞力止之璫反以阻
撓礦政馳驛劾先生賴人主知先生廉而毅僅奪俸三月
而一時官先生上者俱咋指無人色璫祇候者絕跡於先

生之四履阜平得安堵無幾何撤礦璫父老子弟斗酒相
賀曰今而後吾輩獲安枕矣于是父老子弟伐石五臺山
立豐碑于中使開採處先生流風善政遂與五臺峰巒同
萬古矣而父老子弟意猶未已闢一畝宮肖先生像于康
莊歲時伏臘執豚蹄斗酒羅拜者若崩角先生公餘製蠟
屐徧遊五臺臺各有詩諸衲衣同父老繫先生馬首不聽
去先生亦出躋勝具徧躋諸名勝搦管自紀其奇至今讀
先生遊記其風流猶在目也秩滿擢岳州別駕別駕職權
沙市稅諸巴蜀之丹漆檣布織錦紈扇椅梓松杉艤艦脚
尾蔽長江自青天而下貨山雲集先生惟以裕國通商爲

務無染指木幾引年去春秋逾八袞稱上壽子狄門龍門
讀父書咸以風雅稱名士諸孫念門遊太學訓王畿士喬
岳丙戌捷南宮弦佩爲名御史視醴淮上督兩江學政摠
以先生爲瓜瓞云野史氏曰前朝蓋雅重甲乙榜云士不
由甲乙榜起家卽才 肫而學董賈卑卑無出頭口乃若
蓋軒公之爲令慟哭草䟽視權璫如伏雛其僮磊落固
有太白令力士脫靴風先生豈其苗裔耶何竒氣之相類
耶甲乙榜豈足限人哉甲乙榜豈足限人哉

明石星大中丞耿公隨卿傳

耿隨卿字子丞別號忠菴癸卯與兄隨朝同舉於鄉丁未

衛輝府志

卷四十九

傳一

十一

又同舉南宮初授休寧令以治最轉戶部主事尋改兵部
轉員外郎遷遼東開原兵備僉事屬歲大侵軍士飢者枹
鼓迭起公以計誅渠率數人衆乃帖然議令備邊民餘糧
以給軍而厚其值軍民歡感咸以爲兩便云轉陝西叅議
再補河南叅議伊王興模蓄異謀藏亡命怙勢作威道路
以目所司容忍不敢發公曰涓涓者不塞後將何及乃與
按臺冲字顏公策奏其違祖訓不法等事廢爲庶人洛城
士民夜始就枕轉蘓松兵備副使有倭入寇公督副總兵
郭成叅將白應山禦于崇明界斬首一百五十級生擒三
十名復搜斬一十五級捷聞賜白金綺幣轉山西左叅

無何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等處西虜犯薊公撫兵血戰追奔至棒極崖斬首千級以大捷聞論者以爲啟釁徼功功且僞上怒下廷尉倉皇被逮禍且不測會總督帶川劉公撫臺貞菴曹公抗疏白公冤謂九邊未有之捷奈何用文法相繩如漢繫雲中守故事乎公亦上疏請將功級駝馬盔甲器械解赴京城九卿臺省會驗人言始息而猶以公潰墻縱虜免爲民林泉養晦幾二十年撫按使者後先章薦竟不果用而卒

明祁伯裕少卿耿公隨龍傳

耿隨龍字舜言別號允菴隨朝隨卿從弟父思愛歷官戶

衛輝府志

卷四十九

傳一

十二

部員外郎丈夫子四公行二幼卽籍於庠隆慶改元以恩選入國學己卯領順天鄉薦丙戌成進士筮仕寶應寶應故江干疲邑軒檣往來無虛日作令良苦公下車一以休養生息爲急每念令悉民隱不如鄉士大夫父老子弟自悉其隱所在咨諏不遺芻蕘利有當興若飢者之嗜食不飽不止害有當除若農夫之芟草不盡不休如坊長里長厥頭官農等役爲小民疾苦而不克堪者次第罷之一切費令自辦不以纖毫累閭閻歲所省民間金錢以鉅萬民于是稍稍蘓息又念地多濱湖正嘉以來歲浸水堪耕牧且逋負日多民嗷嗷如鴻雁公招徠勸課不

力如開湖西水開邑東諸渠貸民錢穀俾自墾爲業所負賦主名復之復議踐更清軍丁輪解河稅均造戶籍凡小民夙願而不可必得者次第興之斥鹵之區盡供畚插逃徙復業者曰益衆計所管地至數萬畝閭閻之間式歌且舞會入覲闔境士民遮留借寇者紛紛于途當路者報可凡所經畫善政命勒之石上且下其令于諸郡永爲法越五年以治行第一徵爲戶科給事中竇應之民尸而祝之卽桐鄉之祠朱邑不是過也及爲門下省正色和衷不激不隨如議朝講議建儲議畿士名數議阻日本封貢皆持重識大體雖知無不言亦不用壯以博譽諤聲尋署吏垣

衛輝府志

卷四十九

傳一

十三

以不呵帥宗旨放歸杜門却掃絕跡公庭惟日以課士濟人爲事負笈問奇者虛徃實歸里巷貧乏待以舉火藉以婚葬者未易更僕數以故卒之日路紛雨泣春不相望炙鷄絮酒闐滿几筵至今道之猶哽咽不能已已至熹宗登極銓臣遵恩詔錄遺直追贈光祿寺少卿眞所謂生榮死哀無復遺憾矣祁伯裕曰余髻鬣時卽獲從先生遊言與行提無異鞠子及余甫釋褐通仕籍而師忽已矣山頽木壞芳澤猶鮮每一念及輒不知涕之何從也大抵先生寬和多惠蝗不爲災似楊茂陵球議論持平未嘗及人私似陳忠肅瓘名播天聽而循絕聖世又似羊撫軍秉位

配福不德媿沉沉天道安可問

靖之贈大司馬祁公伯裕傳

祁公名光宗別號念東晚避廟諱遂以伯行晉

太原人高王父子雲始遷滑之陽兆里三傳爲公父東

公生公公之生也丰神兒於輒能易衣

履自脫識者學弱冠淹通

經史爲名尤時邑令爲

鍾龍源先生召文鑑獨書丁兩尊人艱

戊戌成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寶處脂不潤調

禮部膳司晉郎主客宗伯李文清公深器重之甲辰擢

衛輝府志 卷四十九 傳一 十四

陝臬提督學政秦士矜尙氣類未出長安以送

者牘且鷹至公讞卻無微顯一切天日從事而品藝衡

才燃犀所賞拔率踵取高第若魏公運開來公復李

公一鰲其嚆矢也丁未轉叅藩政備兵涼州涼古西涼地

延接諸羌擄掠苦無寧公至繕城堡利器械儲餉糒

飭將士相機堵虜人大破之斬首百有餘級奪獲器畜

無筭威名大震而公益勤簡閱嚴偵探虜屢入屢創馘獲

首功以百計者三器畜以千計者三捷聞晉長憲旋晉右

方伯癸丑改左調巡西寧西寧古湟中地孤懸塞外虜假道

番往多蹂躪公以所涼州者治之清理屯田修水

捐贖緩七百餘金穀二千餘石以備凶荒又設法興學士
蒸蒸起甲乙科如王建侯王懋學許天胤等後先未艾乙
卯拜大中丞節巡撫甘肅廷議謂公久于西陲資郇膏以
寄寇鑰倚任良重公于是進藩臬長而告誡之文武將吏
加意甄別貪黷者黜欺冒者懲小過肆赦日討軍實而
練之振貔貅張撻伐風聲一播壁壘改觀歷四年間竒捷
者七捕斬首功數千餘級虜徙幕千餘里嚙指戒無犯藩
籬固而邊境晏然則公之威德讐伏遠矣戊午滿三品考
晉少司馬仍前巡撫辛酉召還部將士攀號不忍割有裹
糧送八百里外者公自甲辰入陝至是十八年矣始得一

衛輝府志

卷四十九

傳一

十五

過里門節旄雖在華髮毳毳感慨係之欲疏乞休嚴旨敦
趨叱馭而北時以三品再考晉御史大夫總憲南臺叙功
晉大司馬秉憲賜飛魚白纓廕一子錦衣正千戶世襲壬
戌履任振肅綱紀會微恙拜疏乞骸疏再上乃與歸歸之
明年再叙甘鎮功加宮保賜繡蟒廕一子如前秩仍勅銓
部遇缺起用而公則一意堅卧爲園城東南隅課子若孫
羣里中彥士讀書其間花朝月夕挾二三舊知自快而已
凡七年而終公平生著述多不存稿僅有餘清館詩甘肅
奏議陵墓記明文存雅數種藏于家

明成克鞏贈苑馬寺卿宋公煥傳

公少敏慧七歲就外塾十歲能文卽超然神解十二籍博士弟子十六中京闈閭黨驚嘆以爲天授非人力甲辰成進士授行人出使各藩力却餽遺大行雖冷局公丰稜矯矯獨立不倚歷俸七載應躋清華時當路有欲援公者冀公往拜公拂然曰人臣進職何必臺省濡跡權門非吾願也未幾量移本司司副尋轉工部屯田司員外郎旋奉命督理慈聖太后陵工時同事爲大璫戴進等公裁抑之使無所容其侵牟附葬期迫隧道堅深難啟諸璫懼公曰有郎在勿慮曉夜嚴督心血俱殫而工無愆期事竣節銀四

顯皇帝聞之特賜金帛乙卯進本司郎中一清積蠹

衛輝府志

卷四十九

傳一

十六

毫弗假借老吏滑商嚙指相戒丙辰出守鞏昌鞏古隴右地羗民雜處爲番夷入貢孔道供億浩繁公爲節省冗費一絲不染公私得無困戊午入覲士民赴留者以萬計便道歸里時兩尊人俱壽登九袞覲畢乞養旋里未幾太翁弗起哀毀逾禮壬戌服除補晉之潞安潞固貨藪公下車首革樣紬正謀額清宗祿治潞甫踰期仁聲卓冠河擢本省憲副未幾有齎捧之役會覃慶得贈封翁如己太恭人以百歲沐恩梓里爲榮公至晉報於役念太不置遂請告終養奉有親終起用之旨公歸五月而太恭人卒哀毀一如贈公見背時己巳服闋庚午起山東憲

司道缺人公除本道外縮兩篆時臬司多欽件公秉公詳
讞一時咸搏頹頌神明未幾轉武德道叅政搆公者謂公
倔强不下遂調苑馬寺卿公已倦遊不得已復入秦時監
視內璫李竒懋橫甚欲以屬禮加公公搖首曰吾通籍三
十年未嘗少挫今爲若輩屈耶必如是吾納履去矣竒懋
不能難然心終啣之公不爲動豁賠累馬價除正項外分
毫不染固原關西兩道以防餉坐苑寺千金公力爭之又
欲分七監地方于苑寺以卸防担公具詳各臺反覆辨論
不可狀且曰一官升沉久付度外何敢違祖宗舊典誤朝
廷封疆兩臺直公言事遂寢會兵科疏糾歷來倒死拖欠

衛輝府志

卷四十九

傳一

十七

馬匹監視遂修前愆具疏操守固其所長而馬政不無懈
弛是毀公者亦不能沒公之實矣事白得歸泣送者塞道
路公旣里居門巷蕭然如寒素斗室自娛一觴一咏隨性
所適間與親舊話桑麻自號覺菴老人優游林泉九載而
終

明趙用光蘓州府同知郭 蒙吉傳

公諱蒙吉字子正新鄉人爲人古道自處氣剛語直不苟
爲阿下以責任山東臨清州同知臨清職盜職鹽鹽務之
蠹在私販與浮出所司飽例金輒置不問公痛洗抉之尖
塚盜藪流劫客舟而以賂持上下不可詰計擒若而人實

之法四境肅然陞鳳陽府通判駐潁潁三省之交也地曠浮民錯處俗刁悍大盜着隊行汝潁爲梗致主盜者赦其夙惡畀以質令緝盜自贖歲抵暮絕盜跡矣是時值大歉自汝蔡漕粟屬于潁以哺餓者而蔡潁間省祭汪蘭故主盜時劫粟中流舟塞殍日衆公計致蘭申要束曰毋怙惡毋縱盜不且磔女蘭搶首謝不敢粟通而民賴以活當道廉治狀亟推轂而民士亦相與咏歌之當在臨清時馬堂陳增兩闖者踞山以東擇人而肉之人莫敢撻公視之無有也署武城篆有土人家頗饒亡賴子以夙憾傾之稅監屬公讞公復稅監兩人相傾以失懷酒驩耳無他故也稅

監意不自得事卒寢署范縣陳增屬役行縣括積羨他縣嚴事役厚賄之公獨以草具進曰力止此矣役不敢橫也臨清富人築室獲土壘貯古文錢而傳者謂皆精鏹也兵使者語公覆之持不可謂稅燄張甚奈何鼓扇助之爲楚續哉使者悟亟已之且拱手謝不及焉再陞蘓州府同知竟棄官去太史氏曰自監稅使者出舉天下爭之不勝強力者不憚以身相捍蔽然或褫職去或不奈其擲揄詔獄纍纍也于事無毛髮益而國體之傷士氣之折衲實甚矣公嘗語人生平不愛錢不愛官不愛命但知上有天中有法下有民乃知所操樹非一日積也彼本無其質而浮慕

慷慨事以爲名臂未有立而欲求無仆能乎哉

明陳禹謨獲嘉令商公賚傳

商公賚山東陽信人也以禮經舉於鄉爲第四人丰儀甚偉性愷悌有大度以萬歷壬辰任獲嘉將之官罄其產授兄質卽一廛不有也甫下車見庭中械具盛設悉貯水漬之公問故左右對曰用以刑逋課者公詫曰此非吾嘉師哉奈何殘之至是命亟毀焉召諸父老前問以疾苦盡得獲邑所致狷瘠狀一苦漕糧再苦寬布而尤苦俵馬每馬一匹輸罔寺不下百金公請於當事者竝得以緡代之凡五年獨俵馬著爲令馬一匹輸止四十金至今民樂其便

衛輝府志

卷四十九

傳一

十九

催科量其力上戶先之中次之下最後必需檄至促其課如干卽應以如干數更不煩追呼令徵村切里浹歲民爭思奮曰有父母若此吾儕小人忍使其以負租課殿乎於是輸租者繼屬不絕課竟以最越明年麥秋至公計藉此可完積逋第民方緣南畝獨不便自輸公遂命駕歷四鄉自升斗以上並收之而藏之里中秋大旱麥價躡貴視入時不啻強半有滑胥嘗公曰賤入貴出其羨則皆公有也公笑曰是烏知乃公意哉乃公所不憚焦勞爲民間聚此升斗寧念乃自封只爲國課計耳悉出向所籍藏者粥之市所得直強半以充正課而以補積逋邑人大喜

過望曰天實以來牟育我民乃成之者公也不然卽天而雨麥民曾得錙銖有哉先所嘗公者亦大悔恨曰向吾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乃今知仁人之動不爲身也獲地故多甌脫公見而嘆曰地荒而不治誰之辱耶隨捐俸買犢募民開墾與約曰任爾力爲之能得寸則寸得尺則尺縣官不卽爾稅也爾特具數以報而已若農具籽種業爲爾辦毋相煩也一時應募者毋論南務泰山諸祖如崔應雲賈鶴輩墾地至千頃卽三輔民如王守才高寵輩且不憚重繭至云民有訟者輒令自逮及兩造至公爲料理取平各滿意去卽有所謁得徑詣堂皇無門焉者嘗曰長吏

所喜親民乃得晰民隱若觀火奈何峻施戟級忍民苦覆盆哉常某者訟其大母以貲產私叔某公佯不爲意也者叱令去一日突至其家大集親黨出其大母笥中藏躬爲均析產如之因扶訟者曰財易耳大母與叔何人而忍訟之公庭耶叔諸生也復謂曰爾不聞祥覽事乎母卽爾私爾獨不念爾兄耶檄博士扑之又李茂者少而孤侄主和奄有其產茂旣長訟之公公爲均析一如常氏茂意猶欲甘心於主和者公曰若一藐孤且以彼爲繫援焉吾不爲汝樹怨也有種牛以蹊人田者牛食禾少許田主執以聞謂損禾盡一畝牛主謝無有公親涉其地牛實食禾而不

盈把公兩笞之曰蹊人田而曰無有欺也損禾不盈把而曰盡一畝亦欺也藉以實告笞寧爾及耶公大都以平恕爲主不事武健刑至彌月不用又勿問鍰金矣顧獨嚴於吏胥每有所訊鞠立令具獄詞不得緩稍緩慮且緣爲奸必笞督之不少貰吏胥泣曰等公民耳胡解網於彼而束滋於此乎公曰嚴若曹正以寬吾民也且若曹設舞文卽中危法吾之肅括汝不乃貽汝安乎獲故多盜莫能擒制公念弭盜無他竒必窮根株窟穴所在盜乃得衰息遂嚴保甲法某土著某僑寄每村具列主名舍人無驗者坐之繇是盜失保藏果漸衰息民得安堵時歲大稔公檄之當

衛輝府志

卷四十九

傳一

二十一

事者得蠲賑並行是歲也饑而不害會民多疫公命醫馬杜輩置藥中衢以待病者而療之所全活無筭又流徙者甚衆公悉招撫之至人授之廛流民張守愚徐沛根輩咸舉手加額曰吾曹之幸有寧宇秋毫皆商公庇也邑民郭安嘗粥子輸官公廉知之惻然曰奈何以征輸故忍離其父子哉亟爲安贖子并代之輸劉哲者死無所歸里人聞公爲置棺具葬之曰吾何忍吾民之且暴骸也里人曰我公澤及枯骨矣郵卒嘗誤毀公所珍器郵亭長繫送之公一見亟命解其縛曰此適爾非故也且是么麼者曾兄意顧殘一卒哉遇諸生尤厚爲除更繇曰吾聞役民不

聞役士若課之以藝則有司事也貧生姬有孚逋課至十餘金公憐之曰責中產於寒峻毋乃已苛乎爲出俸金償焉雅好古教化士風由此一振公居處儉節自奉不過蔬食其所需一等市價嘗令隸持一錢鬻菜賣菜傭得錢恚曰公素愛民不啻若子寧有阿堵物不堪若是而公忍以此相給乎必若之爲也遂詣公公鞠得隸易錢狀立箚掠之或怪公不輕笞人乃直以一錢故督過隸卒乃爾乎公曰一錢洵微也跡此以推其馱法不勝數矣昔人治蜀且不有以一錢殺吏者乎曩者吾箚掠之非過也公治獲再暮竟以疾不起方公之彌留也所部吏民禱祠者省眠食

衛輝府志

卷四十九

傳一

二十二

者無虛曰及卒如喪考妣計聞兄質將其喪歸自堂皇至合河環二十里男婦老壯相隨而號之并致奠醊者巾道兄撫公柩慟曰吾弟死不給含殮徒得此於獲人於吾弟足矣復何恨哉子二長方毅次方奇有雋才爲博士弟子員并依伯父質居陽信尉徐自省獲人公所嘗給牛種墾甌脫者至是頗爲公子効响濡之助曰吾所以報公至淺鮮也亦聊以徵私感云爾論曰商公其天資長厚人也語曰仁愛附人堅於金石金石可銷而人不可離於商公信之矣天卽不假年而獲人至今追思慕之則公固有不亡者存嗚呼不食其實而享其名孰謂廉吏不可爲哉

孝子祚傳 闕撰人

子周姓諱祚字孔壽少峰其別號也妻楊氏生三子長登賢科繇令高第以其官官孝子矣鄉人雅尊慕之不以官稱曰孝子孝子云孝子世濬人父諱塘以太學爲邱簿母左氏濬故魏地俗好馳馬擊筑蹴踘探丸綺爲貴富容孝子於其間獨澹泊自喜事親精一其志朝夕之一舉足發齒不敢妄沈邱公性戇直愛孝子持之嚴孝子所奉養百方調聲色而前戶不聞履屐聲者數十年如一日也事巨細惟親命是承卽一交遊一燕設無敢顓者曰手調滌灑而勸之食偶睨竟餐覆器乃退

衛輝府志

卷四十九

傳一

二十三

不憚旁婉以回其意冀得歡而後已間負疴晝夜省候不須與去其側稍侵泣禱上下神祇願以身代祈年於東嶽若南嶽往返以數千計齋沐誦道經者十年誦且跪會風雨寒暑不輟也當是時孝子之所察色順志居起服食靡非岷藥者兩老人疾輒隨手而瘥以此最後兩尊人先後以天年終孝子哭之慟柴毀支骨督不知人者數三輩強之食曰禮水漿不入口三日而已大人過自傷如禮何孝子強數粒而粥曰夕苦塊間削衰襄事一準家禮至廢箸而庀喪葬無卹曰吾求心之無憾也食不肉寢不內者踰六載遇伏臘祠蒸若忌夙興潔粢盛以祀率其

配變服雪涕侍日昃乃已果蔬必薦而後嘗卽一味之甘不以廢所遺什器及書籍陳設如儀衣不盡設者自服之以志不忘有所之出告反面惟謹教子類舉當日之家訓爲瑱規頃長公以循良鵲起而弟三接三才爲諸生學行負隼聲用孝子之教也遇人豁然不爲町畦於賢長者禮重之急難與貧者賑而助之自奉或不給而宗黨故舊多以孝子爲歸臨終語不及私令人掖至家祠跪拜決別未幾而氣絕平生不徑不游惕於形聲之表檢其言動絕無傲慢與惡於人者時稱其孝無間言郡國守相臺察悉以純孝稱且至舉以勵其俗不虛耳論曰士之操行非卓詭

衛輝府志

卷四十九

傳一

二十四

之難而平易之爲難 詭激於一時之意氣而平易非真有恒出於天性者未易臻也國初以孝行上者不可縷數徃徃撫竒以動俗或事難而不可爲繼高皇帝悉斥不旌如李祐權謹者不難加之峻秩以爲天下勸故知道貴中庸而聖人之爲慮遠矣孝子所自力率日用之恒始終一節無所回變非近道者不能惜生不遇時而僅以隱約終乃其自得者行誼聞於鄉而有餘者流澤衍於後今聖天子嘉與循吏褒崇其親風示天下命書寵章載孝子之行事甚備嗟乎孝子蓋未爲不遇也

儒賀公盛瑞

賀公諱盛瑞號鳳山河南獲嘉人祖春以次子國定貴贈自在州知州父國清以公貴封工部營繕司郎中母王繼母崔皆封安人乙酉以禮記舉鄉試第四己丑成進士壬辰授工部屯田司主事歷陞員外郎戊戌陞湖廣叅議兼僉事未任調陝西河西道己亥京察降泰州知州未任丁父艱服闋補山西澤州守丁未復降長蘆運司判官癸丑陞刑部主事奉差還里卒公通籍三十年拮据八載大約經營土木之事居多初授工部修景陵節省七千餘金奉旨下部紀錄又修獻陵節省一萬三千餘金移賑河南飢又修永寧公主墳估價一萬四千更加萬金公竣事止費

衛輝府志

卷四十九

傳一

二十五

三百三十兩有奇聖母特遣勳戚來視覆奏稱善欽賜幣嗣後考滿封父母如其官會乾清坤寧兩宮災公以繕郎董其役役起倉卒大司空鮮所折衷公檢嘉靖時三殿徃例及工垣諸疏稿手緝浥蠹叅伍斟酌之獨謂三殿兩宮職掌同經費同而今昔之物力民力大不同若使當事者容容多福唯唯命狐鼠窟其中蠅蟻羶其外谿壑一開漏卮何極惟有任怨任讒省官省事挺身經始以俟後人之藉手而已三殿故事采木采石總理有侍郎都御史分理有兩郎中司理副之公於川湖木責之撫按大窩石責之主事餘官不遣也故事采浙直鷹架平頭燒金皇磚

公責之同署郎一官不添設也夫匠給直召募不必調之河南山東西顏料召商不必煩南直滇粵中道階級石用一千八百騾運十六輪車兩旬可以抵京不必曳以二萬夫督以郡縣長吏大工銀取之事例不必歲派省直丁地者百餘萬亦不必分檄之四御史凡三年六閱月自乾清坤 交泰殿暖殿神霄殿披房斜廊日精月華景和隆福等門及東裕庫芳玉軒瓦蓋通全業已得要領權輿之五六矣總計費工銀止六十萬有奇而以十二萬鑄錢又得子錢四萬卽在六十萬之中其借與屯田都水虞衡二十四萬未償也其戶兵協濟三十萬未支也凡籍記貯庫者

衛輝府志

卷四十九

傳一

二十六

積銀九十三萬餘以需殿門之用皆賴公不肯援三殿例銖積寸累故至此有甚省必有甚執有甚執必有甚怨有甚怨必有甚毒如請差官採木蜀中有李綸請改臨清壩於武清有林朝棟請采五臺山沿邊大樹有西河王捏文瀆奏有王天俊公皆堅拒不行垂首切齒而去此蜚語之所繇起也叅藩未赴俄而謫澤州矣又俄而謫長蘆矣稍遷比部竟以贇志汶汶而沒沒後光宗登極覃恩其子仲軾比部君上疏曰兩宮之役臣父苦心節縮以百萬計不病民亦不病商不遣一大臣亦不多設一小臣費省而功倍忌多而謗興今以執法爲翫法以廉吏爲墨吏以考察

拾遺代衆人報復之資生則白簡見誣死則青史垂玷悠
悠泉壤含恨何時此臣日夜念之不覺掩涕而傷懷也謹
乘修史之會輯其大畧仰干天聽宣付史館使天下知士
木鄙事郎署卑宮聖明不忍沉埋尙留一綫之公道于數
行史墨間耳其它先後爲公頌寃者兵垣胡公嘉棟工垣
張公鳳彩刑垣劉公上俊侍御畢公懋康戶部許公如蘭
或條陳指及或闡發詳明皆生平絕不識面人而心跡皎
然著於朝聽矣於是仲軾始乞恩復職下吏部覆題奉旨
賀盛瑞准復叅議致仕朝野積爲公不平者聞而快之公
少貧所居數椽困於風雨燬於回祿就試無車凶年無食

衛輝府志

卷四十九

傳一

二十七

旣爲孝廉幾不能舉火而未嘗關說公府以自潤釋褐入
部空橐還家薄有常俸悉與諸昆弟婁人共之子孫無美
田宅如故也去部之後中使有手批繕郎冠覆詹者郎恚
曰賀某在敢爾耶中使笑曰汝何敢比賀君其清介服人
如此公謫濩澤不以遷客自處限婚喪禁妖黨禮貧宗崇
孝秀修天井關夫子廟撰文祭郎節婦旌其廬種種行事
皆出簿書筐篋外不具述述兩宮始末之大者若夫部署
分明綜理精密詳仲軾冬官紀事中仲軾字景瞻宰醴泉
青浦不取一縑亦不持一帕謁要人之門識者嘆爲眞清
白吏子孫云陳子曰易取大壯詩詠方中春秋書新件南

門新作兩觀豈非示鼎建特創之艱難乎聖人慎於厥初
凡民難與慮始有善作而後有善成自古記之矣頃者大
工告成皇居巍煥試問二十年前鼎新創始者誰自開工
訖蓋瓦僅用六十餘萬者誰留九十萬貯庫者誰儲辦物
料以留後用者誰今日之善成因公前日之善作耳假令
公尚在適逢聖天子綜核叙功追維首事雖不敢望徹候
之封延世之賞然豈遽出冬官子大夫後哉仲軾曰此非
先子志也子姑傳之以求直於蘭臺之載者而已是爲傳

